

我们不断在黑暗中寻找光，在残酷的现实里，寻找奇迹。

奇迹博物馆

[美] 爱丽斯·霍夫曼 著 段琳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奇迹博物馆

[美] 爱丽斯·霍夫曼 著 段琳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迹博物馆 / (美) 爱丽斯·霍夫曼著 ; 段琳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11-4851-4

I. ①奇… II. ①爱… ②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119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7-699

THE MUSEUM OF EXTRAORDINARY THINGS
Copyright © 2014 by Alice Hoffman

QIJIAOWULUANJI
奇迹博物馆

[美] 爱丽斯·霍夫曼 著
段琳 译

出品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肖 恋
特约策划 黄 璞
责任编辑 金场湜 周 轶
责任校对 汪 平
特约编辑 郑淑宁 张盛楠
封面设计 杜丽娟
封面插画 Dola Sun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851-4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010-85526620

我曾听见过健谈者在谈话，谈论着始与终，
但是我并不谈论始与终。

——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

目 录

· ONE ·

雪景球中的世界 001

· TWO ·

无法入睡的男人 035

· THREE ·

梦中人 091

· FOUR ·

无法感知痛苦的男人 125

· FIVE ·

大话王 165

· SIX ·

养鸟的男人

197

· SEVEN ·

住着狼人的屋子

237

· EIGHT ·

蓝色的线

261

· NINE ·

会飞的女孩

293

· TEN ·

爱的法则

315

· THE END ·

世界自此重新开始

347

致谢

357

• ONE •

雪景球中的世界



时至今日，你肯定以为，再找到那种从来没人见过，只叫人惊叹于其鬼斧神工的稀奇生物，已经绝无可能了。然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种生物是确实存在的。在海底深处，潜藏着体型堪比大象且长有数百条腿的巨兽；在高空之上，燃烧的岩石从天而降，划破长空坠落地面。有的男人，只因长相奇特，要想走在路上不被行人骚扰，必须把脸都给遮起来；而有的女人，则因为同样的原因，只肯住在没有镜子的房间里。小时候，父亲从来不许我接近这类怪人怪事，尽管我的房间底下就是他在康尼岛上开设的那间奇迹博物馆。我们的房子分为用途迥异的两个部分：一半供我们居住，另一半则用来摆放他所收集的各种展品。如此一来，父亲就能和他珍爱的东西一直待在一起了。这种布局是他在原有住宅的基础上扩建的，房子始建于 1862 年，那一年，康尼岛和布鲁克林铁路开通了第一条前往纽约市区的铁道。父亲专门设计了一间宽敞大厅，用来展示他花钱雇来的各种怪奇表演者——他们要么能演出一些不寻常的节目，要么生来就具有

某种异相，使人们愿意花钱进来一睹真容。

* * * * *

我的父亲既是一名科学家，也是一位魔术师，然而他却声称，唯有文学作品才能窥见我们最真实的本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读惠特曼的诗，还有莎士比亚的剧本。我从这些伟大作品中得到启示，并且逐渐开始明白，上帝所创造的万事万物，就其自身而言，已堪称一项奇迹。玫瑰花固然是美的极致体现，但父亲博物馆里的各类展品，却也一点都不逊色，每一件都被精心地装在满是福尔马林溶液的巨大玻璃容器里。父亲的每件展品都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一具已完全成形却没有眼睛，且保存完好的婴儿遗体；一对尚未出生却牵着手的孪生猴子；一只下颚巨大、颜色雪白的小短吻鳄等等。我经常坐在楼梯上，在昏暗的光线中拼命打量，想看一看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相信，每一个神奇生物都是被上帝之手触碰过的作品，而每一样能令人们大感惊异的东西都是书写给造物者的赞美诗。

每当我必须穿过博物馆大厅，到父亲当作书房的镶木板小屋里，去听他给我念故事时，他都会蒙住我的眼睛，以免我被两旁陈列的珍奇异品给吓着。它们吸引了众多顾客争相前来观赏，尤其是在夏天，海滩和大型游乐园都会挤满从曼哈顿出发，搭乘马车和轮渡、一日游轮船或有轨电车前来此地的游人。然而，父亲蒙在我眼睛上的，不过就是一层薄纱，只要我努力睁大眼睛，基本什么都能看清。于是，父亲长年以来所收集的种种宝物就这么出现在了我的眼前：长了八根指头的手；带角的人类头骨；一种名为琵鹭的猩红色长腿鸟遗骸；表面带有条状荧光印记，能在黑暗中发出黄光，看起来像有星星被困其中的石头。我对那些陌生的东西尤为着迷，

比如名为乳齿象的古代大象的颌骨，以及瑞士山区发现的巨大所穿的鞋子。尽管这些东西看得我直起鸡皮疙瘩，但置身其间却让我产生了一种在自己家的安适感。我当然知道，一辈子生活在博物馆里必定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梦见这些罐子统统破裂，地上到处都是混杂着水、盐和福尔马林的暗绿色液体。当我从这种噩梦中惊醒过来，发现睡袍下摆已经湿透时，不由得会心生疑惑，好奇现实世界与梦中世界究竟相距多远。

* * * * *

母亲在我还是婴儿时就染上流感去世了，我虽然一点都不了解她，可每当梦到什么可怕的怪物，被吓醒过来缩在床上战栗哭泣时，总希望能有一个深爱我的母亲陪在我的身旁。我盼望父亲能唱摇篮曲哄我睡觉，像对待他不惜花费大价钱买来的宝物那样地珍视我，可他实在太忙，根本抽不出空来。而我非常清楚，他这辈子最重视的，永远都是他的工作。我是个很懂事的乖女儿，至少，在叛逆期到来前一直如此。父亲不准我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说他们不会理解我这样的生活环境与抚养方式，我也不能独自一人跑到布鲁克林街上去，因为有好些坏男人专盯着对我这种无知少女下手。

* * * * *

很久以前，这块被印第安人称作“纳夜齐”^① 的地方还是一片荒芜之

^① 纳夜齐（Narrioch）：意思是沒有阴影的岛屿。

地，只在冬天有人过来放牧家畜和牛马。荷兰人将它称为兔子岛，他们对岛上那片沙滩一直都兴趣寥寥。如今，人们说康尼岛已经堕落，成了像索多玛那样叫人只想着寻欢作乐的地方。有些社区，像布莱登海滩和曼哈顿海滩这种有百万富翁安家落户的地方，安排了雇有列车员的专项列车，让他们远离各种地痞流氓。普通列车则从布鲁克林大桥终点站出发，用时半小时左右可抵达海滩社区。眼下，地铁轨道正在铺设当中，预计1908年可在东河底下通行，届时将会有更多人得以逃离曼哈顿夏日的酷热天气。康尼岛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既有令男人们迷醉的妓院和酒馆，又有优美浪漫的铸铁亭和栈桥。在我出生那年，约翰·菲利普·苏萨^①曾亲率管弦乐队前来，在夜空下演奏古典乐曲。不管怎么说，康尼岛首先是一个梦幻之地，拥有众多不同于别处的消遣方式，包括挑战地心引力的各类游乐设施，音乐会和博彩游戏，以及灯火通明的大舞厅。这里曾经矗立着一间大象造型的奇异酒店，建筑高达162英尺^②，可惜最后全烧成了灰烬。世界上第一座云霄飞车——折返铁路飞车，也是诞生在此地，是后世越来越多设计更精细、体验更刺激的云霄飞车的鼻祖。

康尼岛拥有“越野障碍赛马乐园”和“月神乐园”两座大型游乐场，名马“王者”是月神乐园的招牌明星，能从高台上一跃跳进底下的水池。冲浪大道上，取名“梦想乐园”的游乐场正在紧张施工，预计再过不久就

① 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是浪漫主义时代后期的一位美国作曲家及指挥家，主要的作品是美国军旅及爱国进行曲。他最著名的进行曲包括《自由之钟进行曲》《雷神进行曲》《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忠诚进行曲》（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曲）及《星条旗永不落》（美国国歌）。

② 英尺（foot）：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30.48厘米。

能建成。到时候，只需站在我们家的花园小径，就能看见它那高耸的塔顶。除此以外，从冲浪大道到海洋大道的这段道路两旁，也还有数百个叫人眼花缭乱的游乐设施。在我而言，最好看的当属那些旋转木马了，它们由众多手工雕刻并镶嵌宝石的动物组成，其中好些都是从乌克兰来的犹太工匠亲手打造的。盘踞在梦想乐园最底端的黄金国旋转木马，简直叫人拍手叫绝，它里外共三层，有众多造型各异的动物。我最喜欢里头的老虎，样貌凶狠，眼里几乎迸射出绿光，当然还有那鬃毛灵动的骏马，看起来几乎像真的一样，我甚至觉得，如果哪天能坐上去，便会从此离开再不回来。

电线无处不在，蜿蜒穿行于布鲁克林，把黑夜也变作了白天。其强大威力在当众对一头名叫托普西的可怜大象处以电刑时体现得淋漓尽致，它的罪名是向残忍施虐的驯兽师发动了攻击。我不到十岁那年，爱迪生立志要向世人证明直流电的安全性，并且宣称，他的竞争对手威斯汀豪斯所发明的，是会对世人构成威胁的危险东西。如果说，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连大象这种厚皮动物都能杀死，那用在普通人身上的效果岂不是可想而知？施刑那天，我碰巧就在现场，正同保姆莫琳一起，从市场往家里走去。当时还是1月，到处都冷得不行，可四周却聚集了一大帮兴奋的人群，等着观看行刑那一刻的情形。

“快走。”莫琳说着，没有停下脚步，拉住我的胳膊一路直行。她身穿毛呢大衣，戴一顶绿色呢帽，这是她最贵重的一件物品，是在曼哈顿23街一家非常有名的女帽店买来的。这嗜血的场面显然令她十分反感。“人类的残忍程度每每都能令你大感失望。”

我不太确定莫琳说的就是事实，因为人群中也不乏具有同情心的人。我看到一个小姑娘和母亲一起坐在长椅上。她凝视着可怜的托普西，不停地哭泣。她仿佛是在那里静坐抗议，像一个表情激烈而满怀深情的小天使。

至于我自己，我从来不敢将自己的喜怒情绪如实地表现出来。我很想坐到小女孩身边，握住她的手，和她交个朋友，然而我却被催促着离开了这可怕的场景。事实上，尽管我十分渴望，但却从来都没交过一个同龄朋友。

即便如此，我仍然深爱着布鲁克林，以及这地方所蕴含的神奇魔力。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学校，《义务教育法》虽然已于1894年开始生效，但根本没人按照规定执行，而且，要脱离公共教育系统简直就是易如反掌。比如说，我的父亲只是向当地教委会上交了一份文件，声明我身患残疾，就把这事轻松地搞定了，无须再提供任何相关证据。相对的，康尼岛便是我的教室，一个相当奇妙的教室。游乐场由纸板、钢筋和电灯打造而成，其光亮在数英里^①以外都能看见，就像一个梦幻的童话王国。换作别的女孩儿，若处在像这样的压抑环境中，也许会撕破被单用布条做架梯子，或者将自己的长发编作绳子，逃出窗外尽情领略海岸的迷人魅力。可每当心底冒出这种叛逆念头，我都会立即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这么做太过忘恩负义。我确信，我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看到我没有乖乖听话，肯定会对我大失所望。

* * * * *

旺季时，父亲的博物馆会请来十多位怪奇表演者。每年夏季，这些表演者一天得在大厅里演出好几场，在下午和夜间的时候，向客人演示他或她所特有的绝技。父亲不准我同他们交谈，虽然我很想听听他们过去的经历，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来布鲁克林。你年纪还太小，父亲这样说。他有规

① 英里（mile）：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1.609344千米。

定，未满十岁的孩子不能进入这间博物馆，因为他们太容易受到外界影响。显然，父亲把我也归入了这个脆弱的群体。表演者从我面前经过时，我必须低下头来，紧盯地面，默数到 50，装作那人并不存在。这些年来，他们来了又去，有的接连出现好几年，也有的一声不吭地消失了踪影。我一直没有机会结识那对互为镜像、面色苍白的连体双胞胎，或是那个会在表演间歇打盹的尖脑袋男人，抑或那位头发长到能自己踩上去的女人。他们在我能和他们说话之前就离开了。这些记忆全都来自我的暗中观察，因为我从不觉得这些人多么可怕，相反，他们独特又迷人，而且还很勇敢，能以这种方式袒露他们最隐秘的自我。

虽然父亲明令禁止，但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开始在清晨时分从窗口往底下偷看。父亲请来的表演者会在夏日的晨光中抵达，天气已十分温暖，但他们大多都穿着斗篷，免得在来的路上，被别人紧盯着看，或者是拳脚相向。父亲称他们为奇人，但在世人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群怪胎。他们必须将特别之处掩藏起来，才不会被别人掷石头，才不会有人去请治安官出面，才不会有小孩子被吓哭。在纽约街头，人们视他们为可憎之物，加上没有相关法律维护他们的权益，导致他们经常遭受虐待。我希望，他们能在我家的门厅，在那棵梨树的树荫底下，享受到片刻的安宁。

* * * * *

父亲是从法国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称自己为萨尔迪教授，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名。我曾经问过他原来的名字，但他只让我别瞎管闲事。谁都有秘密，他经常这样对我说，并朝我戴着手套的双手示意。

我相信父亲是个聪明且有才华的人，就像我也相信，布鲁克林其实与

天国没有什么区别，同样都有奇迹发生。萨尔迪教授有一些别人可能无法理解的奇怪原则，特别是他在健康与保健方面的独有理念。科学的魅力让他将魔术彻底抛在脑后，认为那比纸牌戏法和手法花招更加神奇。正因如此，他才逐渐开始收集各种稀罕物件，并对个人生活细节监管得如此严格。鱼是我们每天必吃的食物，父亲相信以形补形的道理，总要确保让我每天吃一顿鱼，希望我能表现出它们所拥有的能力。我们用冰水沐浴，这样对皮肤和内脏都有好处。父亲在爪足形浴缸里装了一根呼吸管，好让我能长时间浸在水里，不久后，我的沐浴时间就延长到了一小时以上。我只需要偶尔换口气，就能够一直待在水里。这装备让我感到自己有点像小小人鱼。没过多久，我的耐寒能力也大幅提高，开始越来越习惯于这种能把别人冻到骨子里的水温。

夏天，父亲和我每晚都会跳入海里，顶着汹涌的波涛游泳，一直持续到11月，海水变得太过寒冷的时候。有好几次，我们只差一点就游到了死马湾，离岸边已经超过五英里，哪怕是最有经验的游泳健将，这也是一段相当远的距离。整个冬季，我们坚持每天锻炼，沿海岸一线跑步，以增加肺活量。“高强度的运动才能打造强健的身躯。”父亲向我保证。他认为，在天气太冷不能游泳的时候，坚持跑步能让我们保持健康和活力。我们总在傍晚沿海岸线奔跑，跑得满身都是汗，不去理会那些穿戴得严严实实，翻来覆去地喊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这一句冷笑话取笑我们的路人。你呗，父亲会低声咕哝。笨蛋的话根本不值一听，他告诉我。

有时也会下雪，但我们照跑不误，我们的锻炼制度十分严格。不过，在下雪的夜里，我会故意落在后面，只为欣赏沙滩美丽的雪景。伸手抚摸缀雪的水面，那冰封的海岸让我不由地想起了钻石。这样的雪夜每每令我深深着迷。潮水在岸边起伏涨落，闪耀着雪白的光芒。我呼出的气息化作

白气，升上能看见银河的夜空。雪花飘然落到我的睫毛上，整个布鲁克林变得一片雪白，犹如雪景球中的世界。我抓到的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奇迹。

* * * * *

我留黑直长发，平时总编成辫子，素来比较认真且安静。我明白自己在这世上的位置，并庆幸能在布鲁克林生活，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惠特曼钟情的城市。我口齿清晰，看着比实际年龄成熟。因为生性严肃，少有人能猜出，我实际还不满十岁。父亲喜欢我穿黑色，即使是在夏天。他告诉我，在他生长的那个法国乡村，所有女孩都是如此。我猜想，我那早已逝去的母亲，在她还是小女孩时，在父亲刚刚爱上她时，应该就是这种装扮。或许，当我穿上母亲曾经穿过的类似的黑裙时，他能够回想起她来。然而，我和母亲一点也不像。据我所知，她是个大美人，一头浅蜜色的头发，有种恬静的气质。而我则是黑发，并且相貌平平。看到父亲摆在会客室里的那盆扭曲而丑陋的仙人掌，我心想，自己大概更像这株长着灰色粗矮叶柄的植物吧。父亲曾肯定地说，它每年会开花一次，一次只开一朵，且花朵十分漂亮，可我那时总在睡觉。所以我对他这话半信半疑。

我性格腼腆，但也有好奇的一面，尽管有人多次告诫我，好奇心可能会毁掉一个女孩。我猜想，我这个特性可能是遗传了我的母亲。莫琳·希金斯是家里的保姆，她的工作是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她时常告诫我，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也不要提太多问题或是胡思乱想。然而，她这么教导我的时候，自己倒露出了恍惚的神情，从而使我认定，她其实也没照她说的去做。莫琳开始让我帮忙跑腿外出买东西以后，我总会借机在布鲁克林